

◆ 民间遗存

蒲河村：黄梅小戏《打猪草》的源头

司 舜

长溪山是大别山南麓一座普通的山脉，山下蜿蜒流淌着一条溪流，叫长溪河，河畔的蒲河村，是个平均海拔500米的地方。曲曲折折的山路，围着绿叶与竹林旋转。抬头可望，更大的山壁里，罗汉尖高耸的身姿隐约可见，山峦之间的脊线分明而清晰。就是这样一个大山里毫不起眼的小村落，却因为一曲黄梅小戏而格外出彩。

这出小戏的名字，妇孺皆知，广为流传，它的名字叫《对花》，一直居于十首最好听的黄梅戏唱段当中。

《对花》的名字由来很多，最早叫《枫树咀的故事》《偷竹笋》《撒竹笋》《讨猪菜》《打猪草》等等，故事发源地就在长溪山，时间是在清末，地点在陈岸上屋。据传，那个年代，除了有乡规民约，还有很多禁忌，而偷笋就是犯禁。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，所以为了维护当事人的颜面，山民们故意回避和遮掩此事，一直守口如瓶、秘而不宣。

不想，后来的近一百年间，民间艺人先后将此事编成采茶歌和采茶调小剧进行传唱，而一传唱就是耳熟能详的经典。

陈岸上屋有座打猪草山，山下有个崔家坪竹洼，与湖北省黄梅县的塔儿坂仅隔一小山埂，这里住着王陈二姓村民，清末时王为大姓，陈为小姓，至今王陈二姓仍掩居在这竹海深处。

宿松有民谚曰：“清明笋现形，谷雨笋上林。”这个时节也就是旧时农村青荒不接之时。为应对春荒，婚后不久的陈方氏，在清明后的一天，独自到崔家坪竹洼去采野菜回来充饥。方氏快速地掰了五六根竹笋放入菜篮中，尔后再采些野菜盖在上面，装了满满的一大篮，正欲提篮出山回家，被巡逻看禁的王景林发现。两人争辩之中王问陈方氏，是按山场禁规办桌饭，然后鸣锣道歉，放炮封山还是两两就地私了？显然，若按山场禁规公办，陈方氏肯定无法做到，王小毛也早就心知肚明。于是王小毛就说：“既然不公办，那就私了吧。”此时，王景林的双手已向陈方氏身上摸去……

说来也巧，看禁人王小毛家在崔家坪竹山洼入口处的右侧，一山名叫“枫树咀”的上方建了一座砖瓦窑，请的是一位窑匠师傅。当时的情景恰被这位窑匠经过时看到，事后将之传出，继而又编成采茶调民歌以《枫树咀的故事》为题四处传唱。当地人因此将窑匠师傅赶走。距《打猪草》源发地9公里外的二郎河，自古是从黄梅亭前驿过界岭到宿松枫香驿，出楚入吴的第一商贸



古镇，文化发达、剧社众多。当时多个剧团竞争激烈，吸引粉丝的套路各显神通，形成了三角鼎立相互打擂台的阵势。他们各自根据需要，先后分别进行了《偷竹笋》的编导和演出，于是此戏在二郎河一带迅速传开，随后向县外、省外传播。

初是以唱采茶歌和说鼓书形式表演《偷竹笋》。后来，地方各剧社不断进行加工改编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演出版本。直到1946年，有人提出《偷竹笋》名字不好听，遂易名《掰竹笋》。当时还有人建议用《竹林犯禁》《竹林调情》和《讨猪菜》等来做题目的，但均未被采纳。

从民国到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二郎河一带以龙灯、花灯为先导的灯会十分兴盛，各种大戏和小剧也尽在期间演出。当时他们演出的传统流行剧目，主要有《梁祝》《董永卖身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《荞麦记》《白蛇传》《说唱关岳》《桃园结义》《劈山救母》《送香茶》《补背褡》等，而自编自演的《偷竹笋》《掰竹笋》等小剧目并不受欢迎。当时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都把《白蛇传》《偷竹笋》等戏视为淫戏，因此，在二郎河一带还出现了“看《白蛇传》就下雨，看《偷竹笋》就犯淫”的迷信之说。

1952年后，宿松地方戏由县“和平剧团”组团，经常到安庆、合肥等地汇报和交流演出，《掰竹笋》由此名声大震，引起了戏剧界的关注和重视。后来，许多剧作者依据几个不同版本，经过多次翻新改进和艺术加工，最终定名为《打猪草》，并剔除了原有的邪淫色彩，将主人翁原型姓氏做出修改，从而打造出黄梅戏小剧的精品，成就了黄梅戏又一巅峰之作。

《打猪草》是黄梅戏传统花腔小戏，是由戏剧舞台上少见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。戏中描写的是村姑陶金花打猪草时无意间折断几根竹笋，被看笋子的金小毛捉住，认为她是在“偷笋”。一气之下踩坏了陶金花的篮子，又要打她几“波罗”（拳头）。后来在争吵与辩解中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，金仵被陶女的纯朴、勤劳所打动，而陶女也被金仵的宽容、大度所折服，互相达成谅解，成为了好朋友，于是唱着“对花调”，欢欢喜喜，一路回家，剧情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纯朴的情感。

《打猪草》是黄梅戏传统的七十二出小戏之一，也是黄梅戏中极具乡土气息的剧目之一。不得不敬佩艺术家们，剧中的《对花》唱段，以花卉和生活为题材，采用方言和衬词增强地方特色和表演空间，而充满山区地方特色的词汇，则像家常话娓娓道来，增添了浓厚的乡土气息。

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，根据众多专业剧作家改编的《打猪草》中的《对花》唱段，就是一首山间美好生活的诗：

“郎对花姐对花，一对对到田埂下。丢下一粒籽。发了一颗芽，么杆子么叶，开的什么花？结的什么籽？磨的什么粉？做的什么粑？此花叫做，呀得呀得喂呀得儿喂呀得儿喂呀得儿喂的喂尚喂，叫做什么花……”

《打猪草》在演出时用的是花腔，这是黄梅戏三大腔系之一，花腔之活泼俏皮为剧情增添轻松愉悦，仿若灵动蝴蝶于花丛间翩翩起舞，轻盈且活泼，音符跳跃间，仿若可见阳光洒遍田野，繁花盛开之景，童趣盎然之画面跃然眼前。



望秋水 张亮亮 摄

◆ 生活流水

柴火灶

许若齐

柴火灶正焖着米饭。一位女士迫不及待地要体验农家生活，坐在灶前的矮凳前，拿起火钳添柴续火。这是个技术活，没有训练有素的她焉能把火烧得从容有度？烟熏火燎，满脸汗水，鬓发零乱，几乎断送了一锅好米。农妇忙来救场，女士在众人讪笑中退去，躲到旮旯处去补一个淡妆。

半个时辰后，揭开盖子，一锅白花花的米饭热气腾腾，晶亮饱满。上了几个土菜，几个人哗啦啦拉就扒下去一大碗米饭，末了，还要来一盘烤得焦黄、余温尚存的锅巴，或涂上农家自制的红辣椒酱、或蘸着红烧土猪肉浓酽的汤汁，慢嚼细咽，满嘴香喷喷的。

几十年前，我在一所农村中学见识过一硕大无比的柴火灶，灶基上的铁锅煮出来的饭足够数百个学生饱餐一顿。那宽大敞透的灶膛一天不知道要吞噬掉多少柴薪。学校倒也有办法，让每个班级轮流上山拾柴砍柴，美其名曰“劳动锻炼”。我耽心这样一年烧下来，一面山坡也会被弄成光头。

城里居家过日子的柴火灶当然是袖珍的，当年居住的老屋有一披间，不大的地方却安着好几家的厨房。以一个个柴火灶为中心，一日三餐吃啥喝啥是绝无隐私可言的，大家睦邻友好，偶尔借个油盐酱醋。有一天，某个灶台红烧肉，四溢的香气引发小小的骚动，然后便是连锁效应，主妇们要个面子，再节俭也要割个半斤五花肉，多放些萝卜豆腐，烧起来也是一大锅；各家的孩子则欢天喜地地打了一次牙祭，接下来又是漫长的期待。

披间的顶是斜坡的，铺着暗黑的方瓦，几根烟囱直直地竖着，飘忽出来的炊烟，往往成为我们放学归家的无声召唤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心里在盘算着：今天柴火灶烧出了什么好吃的呢？

孩子是要做家务的，之一就是在柴火灶烧火。一把火钳、一根吹火筒、一个小板凳，要烧得旺暗自如，真要有些功夫。我天生愚笨，不知挨了多少骂，不是把一锅白生生的米饭烧得焦糊，就是在爆炒猪肝时暗幽幽地不发火。我常常盯着灶膛里的火，觉得此火烧得恣意张扬，显得单纯与透明，不像木炭燃起的文火，不动声色地玩深沉。不声不响地塞一个红薯进去，当灶膛里的一切都归于灰烬，慢慢冷却下来，红薯也变得外焦里软，香热绵甜。我还在烧松柴时，将几个青红辣椒放进去让明火燎烤，熏得半生半熟黑黢黢的，撕成条状，放入盘中，那松香闻起来很受用，浇少许麻油、酱油与醋，用之佐饭，胃口大开。大人见之，很是惊骇：这小子如此好吃，长大了如何了的？！

烧柴灶，用柴是很重要的，松木不耐烧且出油，肯定不是首选。一般人家都喜欢栎树一类，胳膊般粗细的最好。太粗就要劈开，是个累人的活。老家卖柴的地方在小菜场附近，乡下的汉子挑着柴，上午八九点都聚到这里，等候城里的买主。一担柴两捆，有一百多斤，只能卖到一块多钱。讨价还价一番敲定价格，最后还要挑送到买主家。汉子一五一十地点好钱，拨开自家带的竹筒的塞子，咚咚地喝下几口凉茶，扁担往肩上一搁就赶早回去，耙田便耙田，割稻便割稻，农活可耽误不得。

我家每年总要买些“柴老”搁在家里，腊月里煮粽子用。柴，是大树的根。大半年放下来，干透了，一锅粽子在柴火灶上要煮两三个小时，此物最能堪此大任。柴老形状本身不规则，火从中间发出的，呈均匀的团状向上升腾，既生动又稳重。

烧火的时间长，又离开不得，便拿着一本《中国民间故事》之类的书就着火光看。火舌快活地舔着锅底，像个精灵在舞动，我看了一阵，会怔怔地发呆，胡思乱想些仙女下凡、黄鼠狼成精的事。都是始于美女溜进灶间，给穷苦的男主人做一桌好菜，然后几番曲折，历经磨难，终成眷属。结尾几乎都千篇一律：从此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